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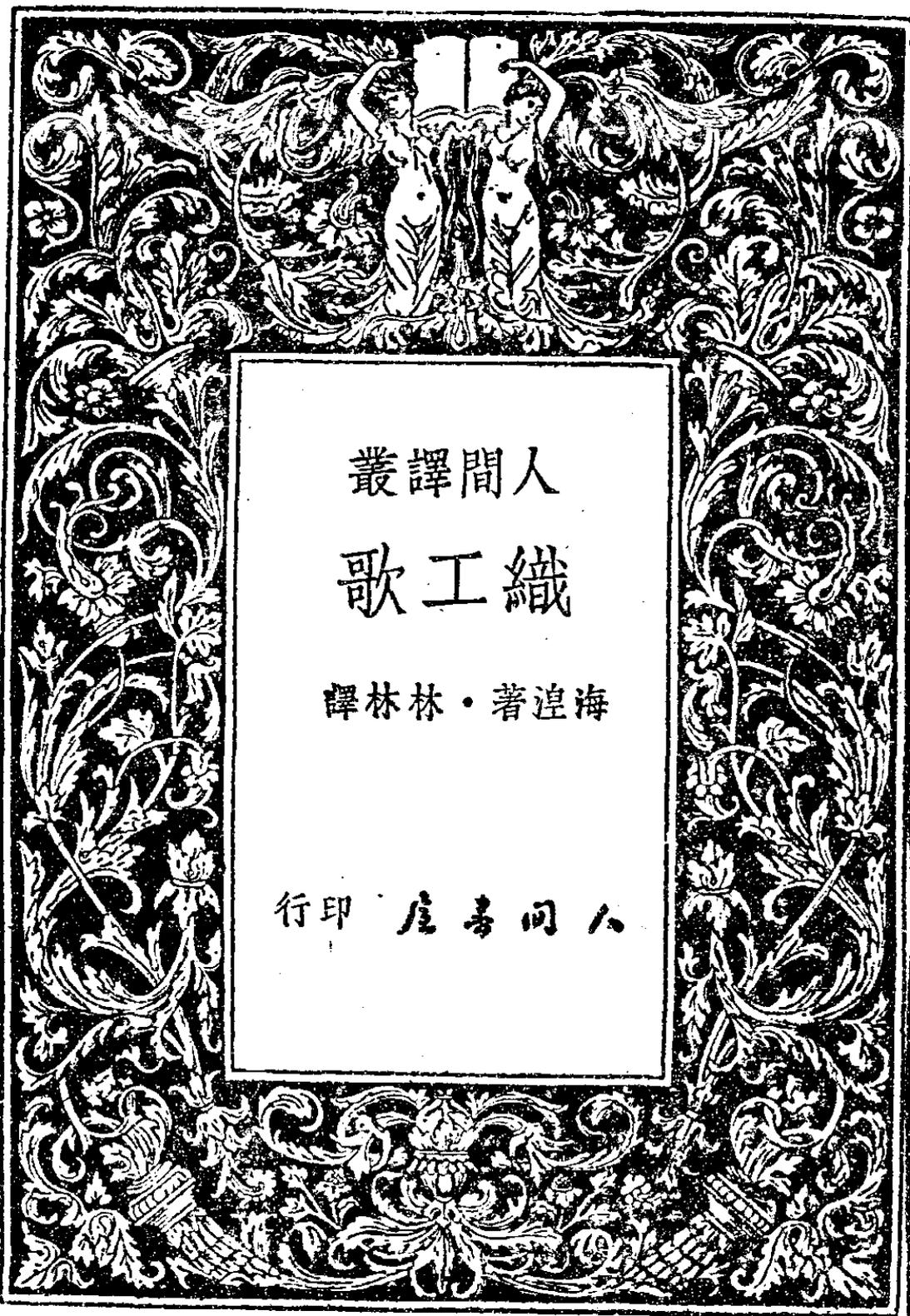






作 林 格

像 畫 涅 海



人間叢
織工歌

海涅著 · 林林譯

人間書局印行

目次

序文	靜
1 自『歌的書』	聞
擲彈兵	(三)
2 自『新詩集』	
創造之歌	(十一)
教義	(二三)
亞當一世	(二四)

警告·····	(二八)
秘密·····	(三〇)
籌建歌德的紀念碑·····	(三二)
夜衛士到了巴黎·····	(三五)
鼓手長·····	(四一)
給某政治詩人·····	(五〇)
給黑爾威·····	(五三)
傾向·····	(五九)
中國皇帝·····	(六二)
長老普洛米修士先生·····	(六八)

給夜衛士	(七一)
顛倒世界	(七六)
等一會兒	(八一)
夜思	(八三)
雜詩	(八九)
3 自『羅曼采洛』	
織工歌	(九三)
路德威弋王讚	(九七)
新亞歷山大	(一四)
大衛王	(二四)

前活人.....	(一二七)
世相.....	(一三一)
回顧.....	(一三三)
缺陷.....	(一三八)
所羅門.....	(一四三)
讚歌.....	(一四六)
決死的哨兵.....	(一四七)
遺囑.....	(一五一)
4 自『最後詩集』	
拋掉神聖的寓言.....	(一五七)

靈魂和肉體	(一六〇)
紅拖鞋	(一六五)
黑奴船	(一七一)
慈善家	(一九〇)
K市恐怖時期憶記	(二〇一)
忠告	(二〇六)
晉謁	(二一一)
給變節者	(二二一)
淚之谷	(二三四)
馬和驢	(二三八)

在我的墓上.....	(二三八)
後記.....	(二四四)

織工歌序

靜
聞

詩歌，儘管我怎樣愛它，在我常常只是神聖的玩具或者爲着神聖目的而貢獻的手段。我對於詩人的聲名決不給以很大的價值。我的詩章受到稱贊或者非難不大成問題。可是，你們得把一柄利劍放在我的棺材上，因爲我是人類解放戰爭中的一員勇士。

——H. 海涅

• 1.0

—

三十三年秋冬間，我在坪石那個朝不保夕的危險市鎮中，寫了十多首

懷人絕句。裏面有一首是懷念林林的。

海涅鬥心原屹屹，子房風貌乃恂恂。

南溟劫火橫飛後，何處滄波聞此人？

今天重讀起來，不免憶起當時的狀況和心境。敵人打下了衡陽，沒阻攔地
侵掠過郴州。坪石是廣東境內粵漢鐵路最北的一個車站，跟郴州相去只隔
一些小站。要是敵人高興動一動，即刻就會被插上太陽旗的。中山大學的
同事和同學，膽小一點或手頭比較鬆動的，在敵人打下長沙或圍攻衡陽的
時候，早就倉皇逃跑了。到了敵人佔據郴州，剩下的實在已經沒有多少。
而這些並不一定是膽子大，或有把握預料敵人不來，大都只是跑不動或沒
處跑罷了。我自己就是這類人中的一個。家裏本來也還簡單，但有些年老

的親戚在一道，流動就添上困難了，重要的還是沒有錢。幾年中，每月支離離所領得的薪水，大抵只够打發米價房租。戰事越緊，口糧也就更加成問題。並且交通器具一天難得過一天，而交通費用却一天貴過一天。在這種情況下，逃跑是不容易的。困難還不止這些，太遠的地方不能夠去，較近的也是風險地帶，而且到了那裏怎樣生活又是嚴重問題。想到這些，只有留下來賭運氣了。學校裏自然沒有課上，自己的研究工作也不能夠靜心去做——驚險的消息像海浪那樣一陣接着一陣。在沒有可爲的時候，腦子倒特別騷動起來了。抗戰初期文化界的活躍，自己過去的帶筆從戎，在粵北戰地的所見所聞，戰鬥或流離在各地的親友情形……這一切都在腦裏翻騰着。爲着鎮靜自己，我陸續寫了幾篇「戰地印象記」。『講堂已廢牆

沿草，吟緒難排夜撫欄」。偶然也寫點小詩，那些懷人詩就是裏面的一部份。二十七年秋末，和林林在廣州倉皇分了手，廿九年又在桂林見面。往後，聽說，他去菲律賓。可是剛到那裏，太平洋的戰事就起來了。信息杳然。我的懷念是相當蒼涼的。

想到林林，就自然地使我聯想到海澄。「海澄鬥心原屹屹」，這並不是一個泛泛的用典。對於這點，如果說，是因為他們彼此都是詩人，而且都是那麼鬥志蓬勃的，這自然沒有大錯。可是還沒有說得到家。他們在我腦子裏，實在有着更加複雜的關聯。林林和我在外國第一次交談的內容，是關於諷刺詩的。他好像沒有怎樣提到海澄，可是我猜想那準是受了海澄的「時事詩」(Zeitgedichte) 啓發的結果。記得不久之後，他發表了一

篇「關於海涅和他底詩」，主要就是介紹了戰士的海涅和他的那種特殊武器的。他對於這位自負的「革命的兒子」，好像具有不盡的興味。在菲律賓，日軍投降後，他再拿起筆桿的時候，就譯了海涅那些珠玉一樣的抒情詩。這回到了香港，又忙着譯出了這些蜂刺一樣的社會詩。說到原因呢，我想除了海涅那種戰鬥的精神和燦爛的詩才以外，他的「豐富的人間性」和一生酸苦的遭遇，也是引起他敬愛的因素。甚至於海涅那種太過顯明的矛盾，在我們這些過渡期的智識份子，也多少要引起了同情或憐憫。我們知道「資本論」的作者是和海涅有過怎樣交誼的。「你們不要用普通人乃至於異常人去評斷詩人。詩人是特別的生物。應該讓他任意地走着自己的道路。」這簡單的幾句話，含着多少友情啊！（怪不得海涅對於這位「革

命博士」要說是他「向來所知道的人們中最親切的富有情愛的人」了。）在理智上，林林是能够很正確地批評海涅的。正因為這樣，他對於海涅的無盡的興味，以至於看來好像有點偏私的耽愛，決不會有什麼害處。在眼前，在過去，兼具有智慧、才情和正氣的人是何等稀少啊！林林對於海涅的心情，是我們能够深深理解的。

二

提到海涅，我們首先想起的自然是他的健鬥，他的純情。但是，接着恐怕就要想到他那顯著的矛盾了。是的，什麼人能够想到他而忘記了這點呢？

一位批評家說：「他熱烈要求民衆的解放，又以藝術家的（心情）恐怖着無智民衆的當權時代。他討厭貴族階級的特權，又希望在這個階級的庇護下面去就官職。他詆毀既成宗教，又看輕沒有宗教的女子。一方面是實行「詩和現實的融合」的理性主義者，一方面又是在夢幻世界裏找求理想的浪漫主義者。像他那樣地在一個身上具現着人類的美和醜，剛強和脆弱，在矛盾的鬥爭相剋裏吹奏着不調和音調的人是很少的。」

另一位批評家說：「海涅是幻影和空想的王，是浪漫的童話的王子，同時又是偉大的嘲笑家，「諷刺」的現實化身，天才的漫罵者。在這裏，他是花和夜鶯的指導人，在那裏，却是革命的活躍鼓手。有時候是精神的貴族（Aristocrat），是多感的個人主義者，是耽美主義者，是最俊美的

繆斯 (Muse) 和格拉梯的愛人，在別的時候，却是馬克斯和恩格斯的朋友，被一切警犬所追蹤，和基督教的德國笨貨所苦惱的人。」又說：「他高聲歌唱『馬賽歌』(Marseillaise) 或『沙·伊拉』(Cairn)，粉碎基督敎和唯心論，宣揚肉體的享樂，他對於妖女、騎士、王子的一切，射出了取笑、嘲弄、冷諷的適切的箭頭。在這旁邊，却站着另一個海涅。他看見餓死的慘苦，聽見磨光的短刀的響聲，早就知道謀反軍的成熟和長成，而看透歷史的利潤的新世界，將由血腥的革命去宣告滅亡。這基本的矛盾是海涅的特徵。他是急進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詩人，是法蘭西革命的鼓手，個人自由的使徒，同時，他也是對商人、股東、拜金家、榨取、俗物和市井小人等非常討厭的侮蔑者。……他贊成康敏主義，却又害怕它。

他對於勞動階級的伙伴懷着恐怖，對於素樸平等開始戰抖，担心着文明、科學、藝術、乃至於水神（Nymph）、夜鶯的歌唱。他的意識形態是很糊塗地矛盾的。他希望退出政治的鬥爭，在詩篇裏又嘲笑了政治。」

像這樣的論述，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但是，單單這些已經很够了。海一生思想上以至行動上，那種繁複的而且利害的矛盾，是我們不能夠不承認的。但是，他爲什麼有這種矛盾呢？答案是相當分歧的。有的說是由於他的氣質，有的說是由於他的職業（他是一個詩人，一個文藝作者）。自然更有人說是由於出身的階級以及當時德國和歐洲的社會情勢。這些不同的理由，都有它的存在權利，而後面的比前面的更加重要。對於海涅思想和行動的不調和音調，如果不是首先從他的出身的階級，當時德國社會

的、種族的關係以及法國的革命潮流，然後再從他個人的性情、教養和所做的、種族的關係以及法國的革命潮流，然後再從他個人的性情、教養和所做的工作等去考察，是不容易得到確切的結論的。

因爲海涅的繁複而且利害的矛盾，使許多人對於他的人格和藝術的把握、評價，不免陷入紛亂的境地。我們已經說過，海涅的矛盾是不能不承認的。可是，如果因此就果決地斷說他的思想、性格以至藝術，是四分五裂，絲毫沒有主體的。因此就以爲他的人格是一件百補衣，以爲「海涅」只是一個複雜體的名稱，它裏面包含着衆多的，不聯串的，彼此敵對的性格。這就被現象的表面所迷惑了。海涅的思想行動和藝術，在表現上儘管那樣光怪陸離，到底還是有中心的，有骨幹的。在橫山側嶺中，並不缺乏主峯。如果讓我們剷除支蔓地說，大體上，他反對壓迫，憎恨庸俗。他醉

心「自由」的新宗教。他熱望社會的大變革。他「到死也不屈服」。畢赫說：「海涅決不是『意識的』社會主義者，他也不是徹底的無神論者。可是，他是不屈不撓的革命家，是爲着被壓迫階級的勇敢的先驅戰士，是那時代眼光最遠大的詩人。」高冲陽造也說：「他始終一貫是政治自由的熱烈擁護者，是非開化主義者——中世紀的蒙昧人的徹底厭惡者，是一切革命的熱情歡迎者。」這些評語是相當中肯的。

三

談到海涅，和他的矛盾性差不多引起相似程度的注意的問題，是他的愛國心。「信而見疑，忠而被謗。」這是古今中外常見的悲劇。海涅是一

生拖着毀謗的長影子的人。在對他誤會的、捏造的、誣枉的種種罪名中，不愛祖國是裏面很重要的一項。他是德國的毀謗者，「非國民的」詩人。在當時，他固然成了祖國官憲和自私無知的的智識份子們訓斥、辱罵的箭靶，就是在死後，人們也不放鬆他。詆毀他的著作，曲解他的行動，阻止在國內建立他的紀念碑。而這種無禮和兇暴，到希特拉時候就更加厲害了。

海涅的人格和著作，不但在本國有一部分人拿「不愛國」一類罪名去加以詆毀，就是在別的國家也往往受到那些頑固的甚至於惡毒的「愛國主義者們」的排斥、污辱。拿我們的鄰國日本來說罷。遠在明治三十年的時候，文學者高山樗牛就已經表示了他怎樣厭惡海涅的那種「非國民的」態

度了。他因爲反對在東京公園裏建立西鄉南洲的銅像，就拿海涅的事情做例子。據說過去德國人曾經好幾回要建立海涅的紀念碑，都因爲「他是對德國不忠的詩人」而停頓了下來。高山氏很贊成德國人這種「國民精神的鞏固」。他覺得海涅的遭唾棄是罪有應得的。我們別以爲這已經是幾十年前的事情了。對於海涅的惡意或誤解，直到現在還活躍在日本一部分學者的心裏。我手頭恰巧有一部幾年前（昭和十八年）出版的鼓常良氏的「德國文學小史」。我們就看裏面對於海涅的態度罷。他在詆毀了海涅文格的卑下，創作動機的醜劣和道德的墮落以後，接着更嚴厲地指摘：

……更極端的是對於德國的國家和國民玩弄譏刺和奇智，去博取頹廢的人或仇視德國的人們的喝采。「阿泰·特羅爾」（Atta

「Troll」或「德國：冬天的童話」就是這樣的著作。

作者大約覺得這樣說還不能夠充分表現自己一片報國的赤心，（當時，他們的皇軍正在東征西討，大振天威，）他不得不對於那些還在介紹海涅和愛讀海涅的人發出嚴重警告。他說：

總之，海涅具有不健全的魔力，顧念國家的人決不能把他推薦到本國國民的讀物中去。在提倡「報國文學」的今天，海涅的譯書儘管銷路很好，可是像有意無意地呈現他「變質的」義俠心的事情，是應該指摘的。

這位德國文學的研究家，同時正是大日本帝國主義者。他的思想是和希特拉血脈相通的。可是，海涅真像他所說那樣無聊無恥麼？可惜他們的箭頭、

雖然塗上濃烈的毒藥，却不能够射中那紅心。它落空了！——不是的，它折回到發箭者的身上了。海涅是一個熱情橫溢的天才。他的一祖國愛，那里是那些德國的乃至東方的偽君子，陰謀家和市儈們所能比擬的！「唉，德國呀，我遙遠的愛人呀！」這是眷愛着祖國而又被祖國放逐了的海涅永久的純情的聲音。當詩人回歸那離別了十二年的祖國的時候，他的心情怎樣呢？他到了國境，心就加倍地跳，淚水也流出來了。那種親切的鄉音，使他感到特別的意味。好像心裡痛快地流着血。他說，他自從踏上祖國的泥土，身上就貫注了神秘的液汁。它生長起新的力量了，正像希臘神話中大地的兒子，身子再貼着他的母親（大地）時候一樣。他對漢堡的守護神述說他歸國的心情：

我眷念泥炭的氣味，

眷念德國的烟草氣；

我的脚因焦躁而顫抖，

期望踐踏德國的土地。

他說，他每天晚上歎息着，盼望再看見那位老媽媽，又懷念着那位老紳士——那督責過他而又愛護過他的叔父。他眷念德國的一切風物：

我眷念德國烟灶裏升起的

那一股青烟，

眷念下薩克森的夜鶯，

眷念幽靜的槲樹林。

他甚至於眷戀那些地方——那些煩惱的驛站。他想要痛哭，在他曾經痛哭過的地方。這實在是一種「祖國愛」。已近晚年並且厲害地攻擊過浪漫派的海涅，這種對於祖國的近於感傷的抒情，不是從他那太過熱烈的心靈去的理解，是會使我們感到奇異的。

這樣熱情的一個德國的兒子，爲什麼偏偏要被人看作「非國民的」詩人呢？這裏就存在着「悲慘的真理」。如果海涅是一個比較平常守分的人，他的銅像也許早就在祖國建立起來了罷。可是，海涅却是另一種人。他是自由的兒子，是革命的兒子，是民主主義者，是自於「血管裏沒有一點保守的血」的人。他無情地攻擊教會，攻擊王權。他嘲弄那些奴才，嘲弄那些俗物。他贊美法蘭西，贊美拿破崙，贊美希臘和法國的諷刺詩人。

他希望他的祖國「能够完成法國人所開始了的事情；……思想能够盡量升高，……能够肅清奴役制度，即在天國也使它毀滅；……把人世心中的上帝從屈辱中救起來；……能够使可憐的，被剝奪了幸福的國民和被嘲笑的天才，被凌辱的美恢復他們的榮譽，好像我們偉大的先覺們所說過所歌詠過的那樣，……」這是何等抱負，何等英明！他正是當時祖國最忠誠，最需要的兒子！他是國際主義者，同時也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可是，這種真正的愛國者，照例是要被看做叛徒的。因為在社會轉折的時期，一個國家或民族的進步必然要大大不利於那些享有特權的人，必然要否定了那些傳統的、腐朽的文化。因此，當時努力進步工作的人就一定要受到既成勢力的攻擊、圍剿。他們成了祖國的「罪犯」。殺戮、黜斥、放

逐，……這是他們所常得到的酬報。這種悲劇的報施，有時候，甚至拖延了好些時期，擴大到一個國家或民族以外。海涅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在生前，他的著作已經被宣布做非法的書物。他不能在祖國的領土內自由行走。他在一外國發表詩文，也要引起本國政府的外交追究。死了之後，還要受到本國政府和外國學者的貶抑和攻擊。那毀謗的長影子，長長地差不多拖了一個世紀！可是，海涅並不給這種橫逆所壓倒。他是個戰士。他生前抗議着、嘲笑着，像帝王那樣威嚴。就在今天，他的詩篇裏還響着那強悍的笑聲和嚴厲的叱喝聲。他是有遠見，有熱情的愛國者。他不是那些掛着「祖國的招牌」去販賣「自私」和「無智」的假藥的人。他是真正的愛國者，是那些偽愛國者的死對頭，也是對付他們的防腐劑。到底德國和世

界進步的智識份子及人民大眾，是不會懷疑他們的忠誠的。

四

海涅被批評家稱做哥德以後德國的偉大抒情詩人。這種贊詞的來由，恐怕在於他那些早年的純樸的詩章，那些詠唱青春的熱愛與悲傷的歌。自然，我們也珍惜那些歌聲。它是人類頭腦中流出來的非常甘芳醇美的液汁。它能够使人醺醉。可是，今天我們却更寶愛他後期的那些政治詩、社會詩。因為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政治，社會的酷烈鬥爭的時代。我們需要軍歌過於牧笛。我們需要「狼號」（用海涅自己詩中的象徵）。夜鶯的歌吟，且留待他時享受罷。就海涅詩作的本身看，從「歌集」到「新詩集」，

正說明了他精神的長成。今天我們必得看重長成了的海涅，我們要高吟他放肆地笑罵的歌！那是火焰！是劍芒！

在這個詩歌的特殊陣地（政治的、社會的諷刺詩）裏，士兵實在不多，像海涅一樣壯勇的自然更少了。這位希臘喜劇詩人阿里斯多芬（*Aristophanes*）的賢弟子，是近代歐洲文藝界一個特異的存在。單從這方面說，就是偉大的哥德，也是不能夠和他「分庭抗禮」的。

海涅的政治詩、社會詩，如果尋繹起來，自然有着不少足供討論的特點。可惜此刻我們沒有充分時間來做這種工作。這裏只想提出一點，就是他這方面作品中一種特殊的表現法（過去好些批評家也已經注意到的）。他愛把幻想摻入現實的題材中（或者把現實的題材幻想化）。他使那些作

品成爲寫實的和浪漫的混合物。我們也許可以叫它做半神話的或擬童話的文體。長篇像「阿泰·特羅爾」，「冬天的童話」，短篇像「中國皇帝」，「新亞歷山大」，「路德威弋王讚」等，就可算是這種創作方法的例子。我們就拿「冬天的童話」來說罷。在這個長篇紀行詩裏，像第一節和第二節，那些景象、事件和人物，都是很現實的。可是像第十五節到十七節，第廿三節到廿六節，那些紅鬍子、守護神一類的人物和那些場面、對話等，就非常浪漫的了。在這些地方，是一種神話的或寓言的境界。它和那些寫實的部分截然不同。這種特殊的創作方法的來源，是值得探究的。有些批評家把它只看做海涅早年浪漫派作風的遺留。這話自然不是沒有道理。藝術上的習慣要比藝術上的主張來得頑固些。現代不是有些決意爲

勞動階級讀者執筆的作家，在創作上却往往難免出現着那種不調和甚至敵對的舊手法、舊風格麼？但是，我以為海涅這種特殊創作方法的產生，還應該別有原因存在。那種原因，甚至是更加重要的。從當時德國政治、社會的環境說，文學上批評的自由很受限制，特別是政府宣布了「青年德意志派」的叛逆之後，被看做搗亂分子的海涅的作品是更加受箝制的。在「冬天的童話」的序文上，頭一段裏不是就訴說着這種冤苦麼？——「我雖然不憚煩地把那些好像跟德國氣候不適合的地方屢加緩和或刪除；但在三月裏把原書寄給漢堡的出版者的時候，還有許多可疑慮的地方要我考慮。我又不得不忍痛修改，那結果很可能把嚴肅的情調過分減損，而使語調過於幽默、輕薄。」海涅的社會詩，既然多是對於王公、大人、紳士、僧侶

等有地位人物的辛辣諷刺，爲着使作品能够通過檢查的封鎖線，他要故意把現實的材料，用一種或半神話的或半寓言的形式去表現，這不能够不說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們如果沒有忘記俄國前世紀，有許多作家必須把血淋淋的現實事象和對於它的批評，用了「奴隸的文體」（寓言）去表現出來，對於海涅諷刺詩的這種特徵的手法，就不難理解了。還有一點原因，我想也值得提一提，雖然在意義上沒有前一點那麼重要。諷刺詩是一種「喜劇性的」作品。它所寫述的對象大都是被否定的。在這種作品上，採取浪漫的手法，實在比較容易達到那種誇張的諷畫（Caricature）的效果。我們浪讀海涅的作品，就可以得前一種證明。自然，這些原因（特別是前一種）是值得注意的，可是，同時我們別忘記海涅是具有豐富的浪漫的氣

質和教養的人。他早年那些甘露樣的抒情詩，就是這種氣質和教養的結果。後來他雖然在思想和創作方法上都向前了，可是這種過去的因素，却和當前創作的需要有機地結合起來，成就了那特異的文體。明白了這些，我們就不必在海涅的謎裏再添加一層神秘了。

有人說，這種半浪漫半現實的手法，不是要減少藝術的感動力麼？我一點沒有看輕現實的創作方法的意思。現實的創作方法，一般地是必須尊重的。可是不能因此就完全否定浪漫手法的存在意義及價值。重要的是要看作者的基本思想和那浪漫的實在性質。關於這個問題，我想高爾基的光輝的論証，已經儘可以掃除那些疑慮了。在這裡實在沒有更多嘴的必要。海涅的半浪漫半寫實的作品，到底能够產生什麼效果呢？如果我們不很相

信自己的感受力，那麼，試聽聽一位作家簡要的意見罷：

……祇要立脚在和現實矛盾的發展相對應的一個現實的根據上面，那麼即使在方法上取了誇張、空想、擬態，乃至浪漫架空的手法，在效果上依舊可以對觀衆給以真實的感動，在海涅的許多政治的抒情詩裏面，他常常用他獨特的浪漫主義的手法，將讀者引進架空的世界裏面，可是他批判現實和對醜惡投擲醜惡之點，依舊能使讀者感到「德國冬天的故事」中的真實性的。……（夏

衍「歷史與諷刺」）

藝術作品具有一種靈奇的聯繫力，我們能够在羅亭或阿Q身上讀出自己來，就是這種力量的一種證驗。文學上所以盛行着隱比、象徵和寓言等

表現法，並不是沒有原因的。海涅諷刺作品中的半現實的或寓言的手法，在某種意義上，倒是很富於藝術效果的。這是他的特徵手法，同時也是使他的詩篇具有銳利的攻擊力的一種要素。

五

海涅死去將近百年了。（他是一八五六年，死在巴黎的「被窩墓穴」的。）一世紀以來，世界的情勢和人類的精神狀態有着多大的變遷啊！舊的王國衰頹了，崩潰了，新的王國生長着，茁壯着。在當時沒有夢見或被看做不可能的事物和制度，現在變成常識，變成現實了。時代產生了新的人物，新的事象。它也產生了新的真理，新的熱情。舊藝術和關於藝術的

舊看法，雖然還在微弱地喘着息，可是一種嶄新的壯健的藝術和藝術思想漸漸已經取得了「君臨」的地位。在這樣的日子，我們來誦讀海涅，甚至於介紹海涅，是不是適合時宜呢？海涅和我們的修練，他和我們今天所致力的事業，是否有一種血肉相連呢？這位矛盾著名的，前世紀的德國詩人到底該不該在今天中國的青年人心腔中佔一個位置呢？

嚴格地說，海涅的性格和行動，有許多地方是我們決不能夠同意的。我們不必隱瞞或粉飾這點。可是，我們前面已經提到，他的人格和藝術到底是有他的中心，他的強處的。他富於反抗性。他憎恨封建以及市儈的一切醜惡和庸俗。他渴求新的理想，新的社會制度。爲着實現那種制度，他甚至於情願犧牲自己所寶愛的文化和藝術。他智慧、熱情、勇敢、而且堅

強。他是世界文學史上少數至死不變更政治節操的作家中的一人。他的很銳利的戰鬥詩篇，多是在晚年那種極度難堪的景況中寫成的。就是這一點也夠我們拜倒了。現在他的骨頭雖然已經腐朽，可是，我們讀着他的傳記，他的散文和詩篇，他那姿態，那口吻，甚至於他一切精神的稜角和波瀾，都生動地或明亮地現在我們的當前。正像庾道季說的：「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懷懷恆如有生氣。」如果今天青年朋友們還得「尙友古人」的話，那麼，海涅正是他們應該伸過手去的英傑們中的一個。他的人格和精神的威力是會感發他們的。

海涅藝術的富於魔力，就是他的許多反對者也不能夠不承認。他作品中思想、感情的新穎、奔放和警拔，不必提了。單就風格說，也是很值得

耽愛的。他是德國近代半通俗半文藝的文體的創造人。他的詩文充滿着現代性。他散文的豐華、靈敏，詩歌的明妙、單純，都是一種不容易攀登的境界。本來，一切成功的作家，多少有他的天分。可是，海涅身上天才的記號却好像特別來得鮮紅。僅僅讀過他的幾首短詩或一兩篇散文的人，也不會不感到他那優異的品質和風致的。他真是一個才人！

海涅的社會詩，儘管不斷被那些庸俗的文藝史家和批評家所貶斥或忽視，可是它的價值却越久越見昭著。這位「什麼時候也是原來的強盜頭子，偉大的嘲笑家」(F. 梅林的話)的詩人，他那些沒有顧忌地對權威者、腐敗者、變節者們諷笑的詩章，不單有深刻的歷史意義，並且有重大的現實意義。那些尖利的聲音，在今天甚至於在明天，還是有效地指斥着人

世的兇惡，醜陋和無恥的。它好像一把不生鏽的武器，超越時間閃着使人寒膽的光芒。我們這位偉人嘲笑家，同時也是無剝削的社會的歡迎者。他渴望新社會的實現。可是，他料想到了那時候，他心血結晶的詩集會被人當做包香烟或喫啡的廢紙。自然，這預言是錯誤的！他那些生氣勃勃的詩章，在明天（今天已經開始了）一定要被無限廣大的自由的世界人民歌誦着，而真正能够理解他的藝術的，也正是這些衣服油污或滿脚泥巴的人。

海涅和兩位「革命博士」的交誼，是世界學藝史上的美談逸話。在第一節上，我已經引用過馬克斯對海涅的十分友情的說話。其實，他對海涅的作品也是極感興趣的。像拉發格在回憶文裏所述，他不但能够背誦海涅的詩句，而且常常在談話上引用它。他在那部經濟學經典中，爲着「給自

己的說話以輝煌的生彩、力量和表現，「（用批評家釋勒的話）他利用了希臘悲劇家、中世大詩人和哥德、巴爾扎克等大師的文學形象，同樣也利用了海涅的。恩格斯不但承認海涅是僅有的認識黑格爾哲學體系的一個人，並且說，七月革命以後的海涅，是新時代所利用的「民族的文學和生沽」的基礎。早年受尼采影響很深的魯迅先生，到晚年，案上却堆起「海涅全集」，並且鄭重地誦讀它。據那位記了這個逸事的外國學者的解釋，這是表明魯迅先生從觀念的孤高走下來，深入到現實的深奧裏去。郭沫若先生在十多年前寫的一篇文章裏，說影響他早期新詩創作很大的兩位外國詩人是太戈兒和海涅。他很稱贊海涅的抒情詩：「他的詩表示豐富的人間性，比起太戈兒的超人間性的來，我覺得更要近乎自然。」總之，海涅優

秀作品，是跟世界革命的思想、文化和藝術血脈相關的。它是世界可貴的進步文化遺產中一部份。在今天，我們與其他許多精神去斤斤討論它的價值，倒不如集中力量切實多做些介紹工作。林林這個譯詩集，我覺得是一種適切的努力。我希望它只是這樁巨大工程的一個新的開始。像海涅這樣的作家，還不值得有個美好的全集譯本麼？

偉大的解放戰爭在急劇進行，新的社會和文化在等待創造。我們熱烈歡迎這位革命的兒子，歡迎他爲人民自由解放而寫作的詩文！

一九四八、一〇、三〇、序於青山。

附言——篇中援引「冬天的童話」的序言和詩句，主要是用友人周學普教授的譯文。再者，高冲陽造氏編輯的「海滄研究」（評論和傳記集），也給了我好些方便。在這里謹聲明和道謝。

1

擲彈兵

兩個擲彈兵離開了俄國監獄，

向法蘭西走去，

一到魯魯士的邊境，

便雙雙低頭憂心不寧。

• 3 •

他們聽到了壞消息，

法蘭西已經完全淪亡，
大軍遭受殲滅，
國王也被捕去坐牢。

聽了這可怕的消息，
兩個擲彈兵痛哭欲絕，
一個說：「糟了！
我的傷口，又在流血。」

另一個說：「一切都完了，

我願跟你一同死去，

但我得照顧家裏的孩子和老婆？

她們沒有我就不能過活。」

「管什麼孩子，管什麼老婆，

她們沒有飯吃，讓她們去做叫化子，

現在有一個更重大的憂慮，

我們國王正在監牢裏嘆息呢。」

• 5 •

「好兄弟，答應我最後的要求，

如果現在就了結我的生命，
請把我的屍體運回祖國，
在那兒我可安息個清靜。」

請你將十字勳章，

用紅帶掛在我的胸脯上，

我的那枝鎗放在我的手裏，

我的寶劍也掛在我的身邊。」

「那麼，我靜靜地躺在墓裏，

看望軍隊，像一個哨兵，
直到我聽見大砲轟響，
嘶叫的馬隊得得的蹄聲。」

「我的國王走近我的墓旁，
那時候劍光閃亮，人馬喧亂，
我就全副武裝從墓中躍起，
爲着我的國王奔赴戰場！」

• 7 •

（註）據說這是海涅十八歲的作品，那時候對拿破崙表好感，內容是充滿浪漫

主義的色彩。

1 指拿破崙一世，法軍在滑鐵盧大敗，拿氏被迫投入英監彼勒羅芬號，做了英軍的俘虜。

11

創造之歌

• 11 •

神最初創造太陽，
再創造夜間的星辰，
又用額角的汗水，
創造了公牛。
後來創造猛獸，

獅子有着利爪；

按獅子的姿態，

也創造了美麗的小貓。

曠野要有人住，

神再創造人類；

按人類的樣子，

創造了糊猴活潑有趣。

惡魔嘲笑神的經營：

「哦，他打自己的拷貝！

照公牛的模樣，

就造出了小牛！」

2

神對惡魔說：

「固然我用我的拷貝，

星辰摹倣太陽，

小牛摹倣公牛。

按利爪的獅子，

創造了小貓，

按照人類創造猢猻，

但你與創造毫無緣分！』

3

『我爲自己的名譽，

創造人，牛，太陽和獅子，

而小牛，小貓，猢猻和星辰，

却是單憑我的興致。』

4

「我草創世界，

一週內把一切完成；

但花費幾千年光景，

才把這開天闢地計劃擬定。

• 15 •

在創造中湧迸出感興，

瞬息間就完成了事情；

從這計劃，這構思——

可以理會藝術家的心靈。

長長的三百年，

我日夜用着腦；

將如何創造一流的法學博士，

又將如何創造精小的跳蚤。」

5

第六天神這樣說：

「偉大而美麗的創造。

好容易完成了，

一切還都不錯！

金薔薇色的陽光，
壯麗地輝照海洋；
樹林蒼翠而閃爍，
跟筆畫的繪圖相像。

在原野玩着的羊群，
像「雪花石膏」自垠垠；
哦，多麼勻稱而完整，
自然界是一幅好風景。

我的光榮，

充滿着上天下地，

人類讚頌我，

長長久久無盡期。

6

「素材，詩的素材

並非從手指上吸取；

神不能從「無」創造世界，

這跟地上詩人相似。

從古舊的大地，

我創造男人，

再從男人的肋骨

創造美麗的女人。

又從大地創造天國，

從女人創造天使；

素材成爲藝術形象，

才能產生價值。」

7

「若問創世爲了什麼？

我樂將理由實說，

那心中燃燒着的天職感，

促使我這麼做。

這創造的衝動的基因，

又是一種疾病；

創造將病復原，

創造使我更健康。」

（註）這詩是表示海涅樂極生悲中對於生命健康的願望；也吐露了他的人生觀和藝術觀的一面。

教義

快敲鼓吧，不用怕，

跟酒保女親嘴吧；

老實說這是知識的全部，

高深的學問就在這裏。

快喚起沉睡的人們吧，

用青春的熱情敲着起鼓鼓，

在進軍的時候，你也繼續敲——
老實說這是知識的全部。

一切黑格爾哲學發現在這裏，

高深的學問就在這裏；

我發現了，我並不愚鈍，

所以成個漂亮的鼓手。

（註）海涅曾是黑格爾哲學派的左翼份子，他帶着偏於實踐的急進性。

亞當一世

你用火劍指揮天兵，
把我趕出伊甸園，
辦法够殘忍，
絲毫不容情。

我連忙帶着妻子，
另尋其他的去處；

這事實你也無可奈何，
我確已喫了智慧之果。

縱使你擁有權力，
掌握死生和雷霆，
但你無法把事實改變，
我已經看穿你的錯誤和弱點。

哦，上帝呀，驅逐令
這是多麼的可憐！

我說那真是宇宙的偉大，
宇宙的光明！

我絲毫不留戀

這廣大的樂土。

那不是真樂土，

那兒有着禁喫的果樹。

我呼籲完全自由的權利！
只要有着些微的束縛，

就把我的樂土，

立刻變成監牢和愁苦。

(註) 見聖經「創世紀」第二、三章。上帝命令亞當夏娃夫妻看管伊甸園，吩咐不准吃智樹的果實，他們夫妻偷吃了，竟睜開了眼睛，但上帝因此大怒，驅逐了他們。這表現了上帝是個執行愚民政策的獨裁者。

警告

你居然要出版這種書！

朋友，那你要身敗名裂。

如果貪着金錢和銜頭，

那就卑躬屈節更下流的寫？

在民衆的面前，

你敢對傳教師，

對主權者那麼饒舌，
你定是思想糊塗。

朋友，要這麼做——
你非失敗不可。

因爲主權者有長的手，
傳教師有長的舌，
而民衆却有長的耳朵。

秘密

我們不歎息，也不流淚，
我們時常歡喜；時常快慰；
無論表情，無論姿態，
並不把秘密絲毫洩露出來。
它深藏在我們悲痛的心裏，
在我們靜謐的苦難裏；

我狂放的胸懷若要把它披瀝，
但我的嘴巴却痙攣地緊閉。

去問搖籃裏的嬰孩，
去問墳墓中的死屍；
他們或者會表示——
我們不願傾吐的秘密。

籌建歌德紀念碑

聽呀，德國的青年男女諸君！

要盡量籌募捐款呀！

佛蘭福爾特的市民決議

為歌德建立光榮紀念碑。

他們想給歲末到來的外國商人看看，

我們是這個人物的伙伴，

我們這個土地是開出這種花朵，
那麼我們的貿易一定信用很好。

哦，別動手碰着詩人月桂冠的花枝，
商人士紳諸君，把錢收起來吧！
歌德自己會建立紀念碑。

年幼的時候，他在諸君的身邊，
而今全世界把諸君從歌德隔開，
好比一條小河把諸君從薩克森人隔開一樣！。

(註) 一九一八年佛蘭福爾特市有籌建歌德紀念像的計劃，但後來沒有完成。

海涅這詩是諷刺商人的市儈性。

1 薩克森是北方底德國人。

夜衛士到了巴黎

「擁有進步的長腳的夜衛士呀，

你匆匆忙忙地跑來了！

故鄉大家都好嗎？

祖國也被解放了嗎？」

• 35 •

哦，萬事真如意啊，

安祥的福祉，繁榮在德高望重的家裏，

和平之道，是穩健而安全，
德國正從內部發展。

不像法蘭西表面的繁華，

法蘭西的自由只浮在生活的外頭。

而日耳曼人呀，

却是從靈魂的深處擁抱着自由。

科隆的廟宇的落成，

托了何鄒左命的福。

哈布司堡頗爲熱心，

威德司巴哈也把玻璃窗捐助¹。

憲法，自由的法令

公佈了，而且說要履行諾言。

國王的話是寶貴的，

像萊茵河底的尼伯龍寶石一樣。

自由的萊茵，河流中的勃魯脫斯²

誰也決不能從我們奪去！

荷蘭人縛着他的脚，

瑞士人壓着他的頭。

神嘯，請賜我們一個艦隊，

我們愛國者氣力充足，

能够在航駛中得到發洩，

封鎖的苦痛就可以解除。

種子脫了壳，花兒吐香氣，

我們自由地在自然中呼吸！

如果對我們一切出版物都禁止了，
圖書檢查當然也可以取消⁴。

(註) 夜衛士指當時德國政治抒情詩人典格斯德特 (Dingelstedt 1811—1881)。
他曾於一八四一年出版了詩集名叫「國際主義的夜衛士之歌」是個相當不壞的政治詩人，但後來政治思想糊塗，對普魯士王屈服，海涅就屢次寫詩諷刺他。(可參讀「給夜衛士」)

• 39 •

1 指普魯士，奧士利亞，巴維利亞的皇室。巴維利亞王路德威弋曾捐助科隆廟宇南側四面窗的玻璃。

2 勃魯脫斯 (Brutus) 羅馬共和黨人的首領，謀殺了羅馬王凱撒。(見沙

士比亞的「凱撒」

3 當時佛爾克福特國民大會，曾討論德國艦隊的建設，議而不決。海涅借此嘲笑。

4 一八四一年十二月至翌年五月之間，海涅的作品前後都被禁止出版。

鼓手長

年紀老了的鼓手長

現在是這麼的落魄！

在皇帝得勢的當初

生活過得多快樂而幸福。

• 41 •

他臉呈笑容

搖舞着指揮棒。

銀色花邊的軍裝
燦爛地照着陽光。

在鏗鏘的鼓聲當中
從這個都市到那個都市，
太太們和少女們的心臟
都回音似地在震蕩。

他來了，看見了，又征服了
所有的漂亮的娘兒們。

他那黑黑的鬍鬚

曾濕過德國女人的淚珠

我們是該忍受呀！

在外國征服者來臨的國土

皇帝征服了領主們，

而鼓手長征服了婦女們。

像德意志的槲樹

我們長期挨着痛苦，

直到當局在我們面前
顯露自由的徵象。

像鬥技場的野牛
我們舉起頭角，
撞碎了法蘭西的桎梏
而歌唱寇爾勒之歌！。

可怕的歌聲喲！
那暴君聽着也會毛骨悚然！

皇帝和鼓手長

驚驚惶惶地逃亡。

他們承受着惡報

到了悲慘的最後，

拿破崙皇帝

落在英國人的手裏。

在聖海倫孤島

他們用方法磨折他，

他長期在那兒受苦

、終於害着胃痛死去。

鼓手長一樣地

他的職位也給弄掉，

爲着他的肚子

在我們的旅店當伙計。

晃着一頭白髮

喘着氣地上樓梯，

升火爐 清茶壺

取柴取水忙得一塌糊塗。

勃力茲來看我的時候？

對這瘦長而遲鈍的老人，

感到興趣，

而大加作弄和揶揄。

別嘲弄吧，勃力茲！

殘酷地嘲弄——

大人物的落魄，
却不合日耳曼人的品格。

請想一想，是不是應該

把這種人誠懇款待？

如以你母親方面而論

這老人或許是你的令尊。

(註) 鼓手長指拿破崙的侍衛鼓手列格蘭(Lie Grand)

(一) 寇爾勒 (Kornor 1791—1813) 德國詩人，戲劇家。

(二) 勃力茲 (Hilfs) 是德國人的渾號。

給某政治詩人

你歌唱，雄心勃勃，

像第爾托斯一般的歌唱！

但是好像選錯了

你的聽衆和時代。

聽衆喝采，傾聽着，

感動得要讚賞你：

你的思想多麼的高超，
你的詩形駕御得多麼好。

他們時常舉杯，

祝賀你健康，

怒吼地唱你的軍歌

而且對你甚為懷念。

奴隸愛唱自由之歌

晚上在酒巴間談笑，

歌唱會幫助消化

酒也加了合式的酌料。

1 第爾托斯 (Dionysos) 希臘詩人，他的戰歌鼓舞了斯巴達人。

給黑爾威

I

黑爾威，鐵的雲雀啣！

你高歌歡唱，

飛向神聖的太陽，

嚴冬豈真的過去，

德國已經是春天？

黑爾威，鐵的雲雀啣！
你飛得太高了，
因而摔倒在地下，
你歌頌的春天，
只來臨在你的詩篇。

(註) 黑爾威 (Georg Herwegh 1817—1875) 是有名的進步的詩人和作家，生於Sülzburg，雖想跟普魯士言好，終於被驅逐出國。可參閱「晉謁」。

II

當德國初次乾杯的時候，

你是她忠實的家奴，

信仰每個烟斗

和那黑紅黃三色的流蘇！。

但從醉夢醒來的時候，

你大為驚異，好朋友；

大眾在沉醉之後，

形狀好像野獸。

人群惡言相罵，

又把爛蘋果亂扔，
在憲兵護送之下，
你終於安抵德國邊境。

你在那兒佇立，擦着眼淚，
注視着名驛的標幟，
那像斑馬似的條紋，
你沈痛的心這麼嘆息：——

「亞蘭朱，我會用優越的神態

，

滯在你那個輝煌的大廳，
那時候我站在非立浦王之前，
而一切驕矜的貴族也都光臨。

我扮演了侯爵波薩

王向我含笑稱讚；

我的散文他不會愛好，

對我的詩歌却很喜歡。」

1 黑·紅·黃是指德國國旗。

2 亞蘭朱 (Aranjuez) 感嘆之辭。

3 Marquis Pasa 是席勒的 Don Carlos 戲劇中的人物。

傾向

• 59 •

德意志的歌手，唱吧，
歌頌德國光榮的解放，
你的歌要抓看我們的心，
像馬賽曲一樣，
鼓勵我們去實踐。
別再像熱戀的維特，

整天爲綠蒂而嘆息；

警鐘大聲地響着什麼——

你要告訴民衆別屈服，

用匕首講話，用刀劍講話。

別摹擬感傷的笛兒，

拋棄掉牧歌式的心情！

要強有力像喇叭，像雷霆，

放出白砲把敵人打得粉碎，

吹，轟，殺，讓他們吃驚。

像兇神的殺，吹，轟吧，
直到最後的敵人逃亡；
你爲這目標而歌唱，
但是你的作風，
必須接近大眾。

中國皇帝

我爸爸是個無賴漢，
是個很壞的執袴子弟；
而我是個偉大的皇帝，
愛喝好酒白蘭地。

喝酒勝過一切，
這裏有着魔法。

我一乾了酒杯，

中國突然遍地開花。

中國變成花的原野，

情況煥然一新；

但我幾乎是單身漢，

因為我的老婆已經懷孕。

到處有充足的主權，

病人也都康健；

宮廷哲人孔夫子，
獲得卓越的思想。

士兵們已吃慣了
裸麥做的杏仁餅；
每個街頭的流氓，
穿着綢緞在游行。

顯貴的武將們，
那些老弱殘兵，

又變得年青力壯，
把辮子搖得高高興興。

那是信仰的象徵？

寶塔建造得好堂皇；

最後的猶太人在此洗禮，
並接受了青龍勳章。

如今已從改革得到自由，

滿洲貴族發言：

「我們毋須憲法，

一切得用皮鞭！」

愛士克拉布的徒弟們，

將對我勸說：飲酒無益；

但是我照樣的喝，

這對國家大有恩澤。

酒的味道像甘露！

我主張乾杯，再乾杯，

百姓歡樂喝着酒，
聯合起來高呼「萬歲」。

(註)這詩是諷刺普魯士王威廉四世的。

1 孔夫子指御用哲學家謝靈(Schelling 1775—1854)。

2 指科隆(Köln)的廟宇，可參閱艾思奇譯的「德國一個冬天童話」第四章。

3 愛士克拉布(Aesculapian)醫神。

長老普洛米修士先生

波拉斯先生，高尙的盜賊¹，

一切的神明都用怒眼，

睥睨着你，

爲這驚人的盜竊案而嘩然不安。

你在奧林帕斯山訓練過了？——

他們叫你苦惱着這件事體，

担心着普洛米修士可憐的命運³，
如果朱匹忒的執行官追捕你⁴！

他的偷竊真是惡劣，

因為他偷取天宮的火

來照耀我們這人類——

而你却抄襲謝靈的勞作⁵。

在那光明的反面，

沒有一條孤零零的蠟燭！

大家都感觸到黑暗，
像古埃及人似的黑暗。

- 1 波拉斯 (Paulus)，有名的神學作家，他死在一八五〇年，享年九十。
他是威茨堡 (Wetzlar) 教會的顧問，並教授教會史多年。
- 2 Olympus 神山。
- 3 Prometheus 取火者。
- 4 Jupiter 處對普洛米修士的神。
- 5 謝靈德國的古典哲學家。海涅「在德國冬天童話」十一章，把謝靈比做
羅馬暴君尼羅的師傅，哲學家色納卡 (Seneca)。

給夜衛士

（寫於將會面之前）

別墮落靈魂與風格啊，

縱使你在鬧着玩。

朋友，我並沒有誤解你，

雖然叫你做宮廷的咨議官。

他們大家哄起來了，

爲着你做了宮廷咨議官，

從塞恩到易北的河岸，

幾個月間嘖嘖有煩言。

前進的脚變成倒退的脚了！

哦，請對我們坦白的說，

你真的騎着士瓦本的螃蟹去！

真的給豪門婦人吊着膀子？

大概你疲倦得想睡了，

你曾經連夜的吹，多麼拼命！

現在你却把號角掛在釘子上——

「誰來吹啊，爲德國的愚民們！」

你躺在床上合上眼睛，

但他們不讓你睡覺，

呼喊人站在窗外叫着，

「勃魯脫斯睡着嗎？醒來吧，解放者！」

啊！這些呼喊人好像不能理會——

夜衛士爲什麼無聲無息。

這些青年的吹牛家不能發覺——

爲什麼夜衛士不再賣力。

你問起這兒情況怎樣？

這兒平靜，微風也不吹颺；

風信旗迷失了方向，

不知要調轉哪一邊。

(註) 這詩是諷刺詩人典格斯德特。

1 士瓦本——地名，當時有士瓦本派詩人。

2 是少七比亞「凱撒」劇裡的句子。

顛倒世界

世界是顛倒了，

我們走路脚朝着天；

獵人給山鷓鳥，

一分鐘一打地射殺掉。

小牛燒烤着厨子，

馬兒騎在人背上；

爲教學自由與光輝的法令，
天主教的主鳥們在論爭。

赫林格變成過激派¹，

貝婷娜在講說真理²，

穿長統靴的貓用學者姿態³，

帶着梭浮克勒司登上舞台⁴。

一隻獬豸爲德國英雄們

建造先烈廟真誠禮讚⁵；

馬斯曼近來常用梳子，
跟德國報紙告訴我們相似。

日耳曼的羣熊，

可惜已經是貳心的無神論者；

而法蘭西的許多鸚鵡，

變成了忠誠的基督教徒。

烏格馬克的邸報，

被抨擊得十分狂妄；

那兒死人替活人，
寫下極惡劣的墓誌銘。

我們不要洩向逆流去，
朋友，那對我們沒有好處；
讓我們爬上添普霍夫山頂，
大家歡呼：「皇上萬歲！」

• 79 •

1 赫林格 (Hering) 本是忠臣，因作文攻擊檢閱而遭貶。

2 貝婷娜 (Bettina) 歌德的女友，曾著「歌德與某少年的通信」一書。

中多隱構。

- 3 「穿長統靴的貓」是路德威格·蒂克(Fieck)所作的諷刺劇。
- 4 梭浮克勒司，(Sophocles)希臘悲劇家。
- 5 暗示巴維利亞王路德威戈和先烈廟。
- 6 馬斯曼(Massmann)德國的言語家和體育家，常用梳子，指他榮膺了教授位置。
- 7 烏格馬克Uckmark地名。邸報即官家新聞。
- 8 德國詩人弗來理格拉士(Freiligrath 1810—1876)的詩，題為「死者致活人」，作者為這首詩被控，後被判無罪。

等一會兒

只因我的電光這麼閃亮，
你就以為我不能做雷響，
你錯了，我也會發隆隆之聲，
我要給你事實證明。

•81•

那會使你看得分明，
正義的日子就要來臨，

你聽我的聲音，你會恐懼，
那是號令與雷霆的詞句。

漫山遍野的檉樹，

那天將必受風暴震撼；

每個宮殿的基石就要動搖，
而那些寶塔也不能高傲。

夜思

德意志喲，我懷念你，

夜間我不能睡眠，

爲了思鄉眼睛無法閉上，

流在臉頰的熱淚也乾了。

• 83 •

歲月過得真快啊！

自從別了慈愛的母親，

已經十二年過去了；

我等得越久鄉思也越强。

我時常懷念家鄉；

母親總在我的腦際迴縈，

我多麼想她！這位老婦人，

願上帝給她庇蔭！

可戀的往事使我歡愉，

但我讀她所寫的家信，

覺得她的手是多麼抖顫，
她的心是多麼激動呀！

母親永掛在我的心頭，
悠悠十二年過去了，
自我擁抱了母親之後，
十二年的歲月過去了。

德意志根基鞏固，
祖國永遠長在，

那些檉樹，那些菩提樹，
我總會看得見它們來。

如果那兒沒有我的母親，
我會減少對德意志的眷戀，
祖國永遠長在，
但我年老的母親却會死亡。

自從最後離別祖國，
我的朋友不知死去多少人——

我—想起了他們，
多麼的悲痛傷心！

該數一數，當我計數的時候，
我的愁緒增高，比山還高；
我的胸脯上像疊着屍體，
謝上帝，讓他們消逝去啊！

謝上帝！法蘭西的晨光，
又再向我的窗門射照，

我的妻帶着微笑走進來，
把我對祖國的煩惱排遺掉了。

雜詩

我把嘆息和愁苦

傾注於這本書；

要是你把它翻開

我的心就浮現出來。

III

織工歌

眼睛陰暗，沒有淚水，

坐在織機，咬着白齒；

「哦，德意志，我們在織着你的屍衣，

織着你三重的咒罵——

我們織罷，我們織罷！」

• 93 •

「一重咒罵給上帝，

我們饑寒交迫祈禱總無用，

希望與期待全歸落空，

對我們的苦命只是欺騙和愚弄，

我們織罷，我們織罷！」

「一重咒罵給富貴的國王，

他全不想減輕我們的慘痛，

甚至榨取我們最後的一文錢，

又把我們狗似地殺死在路上，

我們織罷，我們織罷！」

「一重咒罵給虛偽陰險的祖國。

那兒繁殖着卑劣和恥辱，

花朵還未開放已被摘得稀爛，

蛆虫在腐敗糞土裏喫得胖胖，

我們織罷，我們織罷！」

「梭在飛，織機在响，

我們忙織着，不分黑夜白天，

古老的德意志啊，

我們在織着你的屍衣，

我們織着你三重的咒罵，

我們織罷，我們織罷！」

路德威弋王讚

I

巴維利亞王路德威弋

偉大得無可比擬。

巴維利亞的人民

尊崇他做世襲皇帝。

王愛好美術，物色美女

繪畫美人肖像圖；

踱步在這彩繪的後宮，

尋求去勢的藝術的滿足。

在拉底斯本附近 1

王建置大理石的骷髏室，

御駕親自指點

各個頭顱的排列。

「先烈廟之友」真是傑作，

王按每人的性格與業績

在那兒給與獎勵，

從條特到辛德潘涅斯²。

在先烈廟裏，

只沒有巨魁路德的位置³；

而在博物館中，

魚類裏面沒有鯨魚。

路德威弋是位知名的詩人；

當他吟詩的時候，

亞波羅跪着在叫喊⁴，

「算了吧，否則迫得我發狂！」

路德威弋是勇武的英雄，

正如他的兒子鄂圖，

鄂圖雖在雅典被貶，

却褻瀆了尊貴的王座⁵。

路德威弋駕崩的時候，
羅馬法王賜贈聖徒的美名，
王的尊容配上光圈，
簡直像公貓掛着硬領。

獭獭和袋鼠們，
如果加入基督教，
就要把聖路德威弋
尊做守護神無疑了。

II

巴維利亞王路德威弋

長吁短嘆地惦念着：

「夏天去了冬天來

樹葉漸漸枯黃了。

謝靈跟柯尼留斯 6

雖然去了也沒有什麼要緊，

一個已經失掉了悟性

一個已經失掉了幻想。

但是從我的王冠奪去了

那最名貴的珍珠：——

我的體育教師、人間至寶的馬斯曼？

那是多麼的遺憾啊。

這真是叫我煩悶

我的心也給傷害了。

那爬上了文藝高峯的人

我已經是無法再見了。

那雙短短의脚

那個獅子鼻都不能再見了。

新鮮・快活・虔誠・自由在草地上 8

龙狗般地打着滾的他。

愛國者的他只會德國古語，

格林語跟佐恩語 9。

外國語什麼也不懂得

無論希臘語或是拉丁語。

他有愛國者的靈魂

只喝檫樹的果實做的咖啡，
厭惡法蘭西而吃凌堡的牛酪
吃了牛酪又發口臭。

哦，兄弟！還我馬斯曼！
他的臉孔是臉孔中的臉孔，
恰恰像我——

是個詩人中的詩人。

哦，兄弟！柯尼留斯

跟謝靈都通通給你

（劉格特給你也無所謂10）

但是馬斯曼是要還我的啊！

哦，兄弟！你今天奪去我的光輝

有了這聲譽該是滿意，

我本是德意志第一國王

現在却變成第二位的了。」……

III

在慕亨的禮拜堂裏

美麗的聖母亭亭玉立，

她抱着幼小的耶穌，

抱着天上人間的歡喜。

• 107 •

巴維利亞王路德威弋

眼睛盯着聖母像

恭恭敬敬地跪着

恍惚而口吃地說：

「馬麗亞，天上的女皇

貞潔的女皇喲！

聖徒是你的朝臣，

天使是你的下僕。

長有翅膀的侍童伺候你

用花和絲帶結着你的金髮，
而且他們在你的後面
給你提着衣裾。

馬麗亞，燦爛的曉星，
清淨的百合花叢，
你做了許多奇蹟，
那麼可敬的奇蹟——

哦，請賜給我——

一滴恩惠的清泉！
賜給我寵愛的徵象
慈悲的馬麗亞！」

聖母即刻動着身，
清晰地啓了珠唇，
她厭惡地搖着頭，
對小耶蘇說道：

「我手抱着你，

肚子裏也沒有什麼東西，
不必擔心這危險事體，
哦，這是多麼福氣啊。

要是我在懷孕的時候，
碰到這醜惡的混蛋，
我不是養下一個神，
怕要養下一個糊塗虫。

(註) 這首諷刺巴維利亞王的詩，是被檢查官檢查掉的。

1 Baisbon

2 Fouz 是條頓族的人。Schinderhannes 是有名強盜，在一八〇三年處刑

3 馬丁路德宗教改革家。

4 Ailio 詩神。

5 鄂圖 (Otto) 要當希臘王，因年幼不够格。

6 哲學家謝靈，畫家柯尼留斯，(Cornelius 1781—1867) 曾應普魯士王之召到達柏林，但又離開了。

7 馬斯曼見「顛倒世界」註。

8 新鮮·快活·虔誠·自由，是當時愛國者的體育會的標語。

- 9 格林 (Jakob Grimm) 德國童話家，並出版德語辭典。佐恩來詳。
- 10 劉格持 (Friedrich Ruckert 1788—1866) 曾以德語譯東方文學。
- 11 慕亨 (Munich) 慕尼黑的舊名，為德國巴維利亞的首都。

新亞歷山大

I

屠雷有個國王，

最愛喝香檳。

喝了香檳

眼圈紅暈。

騎士列坐在周圍，

這是歷史派的諸公！。

屠雷王說起話來

舌頭轉不開。

「希臘英雄亞歷山大

以寡敵衆，

征服全球，

就大喝其酒。

戰鬥又戰鬥，

以致喉嚨枯渴，
戰勝的時候，喝醉了酒死去，
他的酒量原來如此。

但是我更堅強，
排除憂患，
我出發自他的終點，
而喝酒在先。

醉意朦朧

我的雄圖要更成功，
躡躑在這個戰役到那個戰役，
却所向無敵。」

II

新亞歷山大

坐在那里，

酒話連篇，語無倫次，

陳述征服世界新方策。

「洛特林堅和愛薩斯，

早知爲我領有，

母馬愛隨公馬，

小牛要跟從母牛。

仙巴紐這沃野誘惑着我，

那個葡萄繁盛的國土，

使我們理性清明，

使我們生活舒服。

啊，我得表現英勇，

啊，進軍！

弄開木塞子，

白血從酒瓶飛噴。

我勇氣高昂，

冲上星空，

但我要聲名遠聞，

必須向巴黎進軍。

先在關前屯兵，

而關卡之外，

各種酒類，

一律免抽入口稅。」

III

「我的師傅亞里士多德，

本是一個出身

法蘭西殖民地的僧侶，

所以穿着白色法衣。

此後，他做哲學家

折衷了兩個極端，

真遺憾！他把他的學理

給我教育。

我變成中間物，混血兒，

既非肉，也非魚，

是我們時代兩極端

捏合的糊塗東西。

我不善不惡，
也不智不愚，
昨天想向前，
今天又退後。

啓蒙的蒙昧主義者

既非公馬，也非母馬，

對梭浮克勒司和皮鞭子？

是的，我一樣感激。

主耶蘇，是我的至親，

但我又要巴卡士做我安慰人，

他是隨時調節着

這兩個極端的神。1

(註) 這詩是對普魯士王的諷刺。

1 歷史派是主張貴族的社會優越地位的法律學派。普魯士王威廉四世是爲這派所擁護的。

2 梭浮克勒司——見前註。

3 巴卡士爲希臘神話中的酒神。

大衛王

快要死的暴君在微笑，

知道自己死後，

奴隸只換個主人，

他們工作也許更要加緊。

哦，可憐人！像牛像馬，

他們照樣受苦在軛下，

如果他們不敢吶喊，
他們的背皮就要稀爛。

大衛王臨終的時候，

對所羅門說：「聽着，吾兒！

我最可怕的敵人，

就是掌握軍權的約押將軍。」

「這個勇敢的將軍，

我覺得可怕也可恨；

但是我對他憎惡，
却未敢加以逮捕。」

『吾兒，你長得好，
十分壯健，尊敬上帝；
要把約押殺死，
在你並非難事。』

(註)約押 (Joab) 將軍與大衛王 (King David) 的故事，見聖經『列王紀
上』第二章。

前活人

勃魯脫斯，你的凱歇斯哪里去了？

曾經和你談吐衷情

在塞恩岸畔遨遊的

那個夜衛士呀？

你們時常時常

凝望烏雲飄忽的天空，

你們心裏懷抱的理想

漸漸變成烏雲了。

勃魯脫斯，你的凱歇斯哪里去了？

再也不思考暗殺的事！

傳說在涅克爾河畔，

已經當了暴君的講師。

但是勃魯脫斯這麼回答：

「你錯了，跟所有的詩人一樣近視；

我的凱歇斯給暴君講課，
却是爲着要把他殺害。

在暴君面前他朗誦馬茲拉的詩1，

七首就在一行一行的詩里，

那不幸的暴君，早晚

就要給無聊弄死的呀。」

(註) 黑爾威出版過「一個活人的詩集」，鼓吹自由和急進思想，可是後來洩
氣了。海涅就叫他做「前活人」，詩裡面的勃魯脫斯 (Brutus) 指黑

爾威凱，歇斯（Ossius）指典格斯德特。

1 馬茲拉（Mazraha）是海涅的論敵。一八三八年也出版過一本俗不可耐的詩集。

世相

如果是富豪，
可以撈得更多。

只有幾個錢的
連那幾個錢也給奪去。

如果你一無所有

只得立刻去上吊——

流氓呀，要什麼準備
才能有生存的權利◦

回顧

在這地上的廚房，

我嘗了一切山珍海味。

我好像個英雄，

享盡人間富貴，

我喝咖啡，我吃點心，

又玩着許多好看的木偶。

身穿絲綢背心，外套漂亮，

在腰包裏也有很多錢。

我好像詩人格拉特騎了高馬，

我有房子，也有像樣的府邸，

身體躺在碧綠的原野，

浴着金黃的陽光。

月桂冠戴在頭上，

那花香弄得我昏昏沉沉，

做着玫瑰色和不朽的青春夢——

在這清新的陶醉中，

彷彿這氣氛的微明，

浮起死的誘惑的心境。

烤鴿子肉真是好食品，

天使却飛來拿掉

我衣袋裏的酒瓶。

哦，這是幻想啊，

像空虛的肥皂泡消逝去了？

現在我躺在陰濕的草地，

我的四肢給風濕弄得麻痺，

靈魂掉在恥辱的深淵裏。

哦，我用苦痛買來

一切享樂，一切愉快

我喝着黃連的苦汁，

臭虫很兇地咬着我，

可怕的煩惱壓抑着我。

我不能不撒謊了，

又得跟有錢的惡棍和卑劣的巫婆借錢——

甚至相信我有當叫化子的一天。

現在我這旅程里已疲憊，

要求在墳墓中取得休息。

基督教的朋友，在天國再見吧！

只有在那兒我們才可以再見吧。

1. 一七六八年詩人格拉特 (Grotte) 受贈一隻漂亮的馬，而詩人不敢騎牠。

缺陷

我們的世界無處不是缺陷，

薔薇生長着尖刺；

令人愛慕的天國跟天使

想必也都有差池。

鬱金香不香。萊茵諺語：

老實人也偷小豬。

如果露克莉奢沒有自殺¹，
恐怕要養下一個嬰孩來吧。

傲慢的孔雀腳兒難看。

賢慧而愉快的女子，有時也

像服爾泰的亨利亞塔的疲倦²，

像克洛卜司托的救世主的悲慘³。

聰明的公牛不懂西班牙話，
跟馬斯曼不懂拉丁語一樣，

大理石的維納絲屁股過於光滑，
而馬斯曼的鼻子却太平扁。

美麗的歌曲有着髓脚的詩句，

好像蜜蜂裏頭藏着蜂刺；

替底絲的兒子有懈可擊⁴，

大仲馬却是個混血兒⁵。

天上最燦爛的星星，

如果受了風寒就跌落人間；

上等蘋果酒帶着木桶的氣味，
甚至太陽人們也看出黑點。

尊貴的夫人哟，

你雖沒有錯處，也不無缺陷，

你注神問着：「那麼缺乏什麼？」——
胸膛裏沒有靈魂怎算得完美啊！

1 Lucretia 羅馬傳說的貞女。

Voltaire 的敘事詩女主人 Hourade。

37. 見 Klopstock 的宗教敘事詩『救世主』(Der Messias)

4. Ephes 希臘神話的女神，兒子是指阿奇烈斯，他的後踵有懈可擊，在戰爭中因中毒箭而殘廢了的。

大仲馬(Alexandre Dumas 1802-1870)父親為白人與黑人的混血。

所羅門

大鼓，喇叭，號筒終於靜寂了；

所羅門躺在他的床裏，

天使們守衛着，全副武裝，

各有六千的數量在兩旁。

◊ 143 ◊

小心衛護，當國王正在夢中，
當夜間他的眉額入睡的時候，

一萬二千把劍，輕輕地齊拔出了鞘，
森嚴的劍光閃耀着。

天使們的劍，放回劍鞘了，

睡者的容顏平和，

他的睡眼是甜美而酣暢，

不久，他溫柔地開口說：

「哦，書拉密啊，我親愛的！

我統轄了許多國家和領土，

這多麼偉大和光榮，

雖是以色列和猶太的勝利的國王，
但如果你不愛我，我就將衰敗而滅亡。」

（註）書拉家是所羅門的愛人，詳見聖經「雅歌」。

讚歌

我是劍，我是火燄。

在黑暗中我會見你們，戰爭開始，我揮劍向前，在最前線。

我的四周，躺着戰友的屍體，但我們戰勝了。我們戰勝了，而我的四周
躺着戰友的屍體。在歡騰的凱旋曲中，唱着送葬的頌歌。我們暇無歡樂，
無暇悲愁，戰鼓再响，新的戰鬥又開始了。

我是劍，我是火燄。

決死的哨兵

自由戰爭長長三十年，

我在最前哨忠勇作戰；

沒有勝利的希望，

也不妄想安然回家鄉。

◦ 147 ◦

日夜守衛，我無法睡眠，

像往時在朋友中間宿營；

（要是我有點打瞌睡，
就給旁邊的鼾聲吵醒。）

夜漫長，時常襲來疲倦，

還有恐怖——（笨漢才不懂恐怖；）

爲要喚醒自己，把它趕掉，

我吹着充滿嘲弄的口哨。

是的，我站崗，鎗在手，

如有可疑的傢伙走向前，

我細心地瞄準，
給他肚子裝入一粒火熱的子彈。

但有時候，
那些我所嘲弄的惡漢，
也有着巧妙的射擊手，
鮮血流着，我受了傷。

哨崗空了！傷口開着——
一人躺下去，別人繼續奮起；

我到死也不屈服，

武器完好，只是心臟破裂。

(註)原題名 *Great Power* 是「浪子」的意思，這兒襲用日譯「決死的哨兵」，這可表示海涅這位自由鬥士的壯烈的情調。

遺囑

◦ 151 ◦

如今我快要一命嗚呼，
我也應該立下遺囑，
這是基督教徒所樂意的，
給我的仇敵贈送禮物。
爲報答有功有德的傢伙，
我把一切慘痛和宿疾，

我把一切生命的負荷，
通通讓你們承繼。

我送給你們絞腸沙，
它在我的肚裏抽痛，
還有泌尿器病，
和那惡性的痔瘡。

我的痙攣也遺贈給你們，
口涎和關節病，

脊髓症和炎症，

這些都是上帝最好的禮品。

讓我遺囑加以附記——

主啊！請消滅這不幸的人們，

連他們的名字也給塗去，

既然他們是這麼不足取。

VI

拋掉神聖的寓言

拋掉神聖的寓言，

拋掉虔敬的妄說吧！

給我們坦自地解釋，

這個可咀咒的疑問吧。

◦ 157 ◦

爲什麼好人要痛楚流血

而匍匐地背着十字架？

惡漢却是幸福的勝利者，
神氣十足地騎着駿馬？

這個罪過誰該負責？

我主不是全能者嗎？

還是我自己惡作劇？

哦，想起來這真是可鄙。

我們不斷地發問着，

終於一把沙土

塞住我們的嘴巴，
但這算是回答嗎？

靈魂和肉體

可憐的靈魂對肉體說：

我不離開你，和你相處；

是的，你我是共存亡，

現在快到了死亡和墳墓。

你是第二個我，

親熱地體貼着我，

好像一套雅緻的網衣，

全用白貂皮縫製，

哦，我本是飄飄渺渺，

抽象而沒有血肉，

總歸是一種神聖的廢料，

在那輝煌的光之國，

在那天上的廣寒宮，

那些不朽者靜靜的漫步

發出拖鞋聲倦重無聊，

並且對着我伸懶腰。

這才難受啊；請留下來，

跟我一起，你，我親愛的肉體。

肉體回答靈魂說：

愉快些，不要這麼操心，

我們得安靜學習

忍受我們份內的命運。

我是個燈芯，

總是會燒盡的，

精神，你，

就要被選做一顆新星

在高空發出光明。

我只是一塊破布，

像破爛的袋子，廢物，

很快就腐爛毫無價值，

我只有變成泥土。

再會，請放心，別發牢騷；

天上也許比你所想的更好。

你在天國要是碰到大熊星¹

千萬代我向他致敬。

1 大熊星 (The Great Bear) — Bear 跟作家 Bore 同音，是諷喻一位作家叫做 Bear 的，或許他是個靈魂論者。

紅拖鞋

一隻狡猾的灰色貓，

她可說是個製鞋匠，

放下一塊版頭在窻前，

那兒擺着給妙齡女郎的拖鞋；

有些是綢緞做的，

有些是摩洛哥皮做的，

有些天鵝絨做的鑲着金邊絲帶，

一切陳列着給人看個開懷，
但在這陳列品裏面，
最漂亮的是一雙猩紅色的拖鞋；
光耀奪目，色彩華麗，
許多女郎都十分歡喜。
一隻年青而高尙的白鼠，
牠碰巧走過這鞋匠的屋子，
回頭瞟了一下便瞪住了眼睛，
於是，牠走出在那個窻臺。
終於她說，「日安，貓媽媽，

我承認你那對紅拖鞋真漂亮。

如如不太貴，我打算買，

請告訴我它多少價錢。」

貓答說：『我青年的好小姐，

承蒙顧愛，請進來，

到我屋子裏面來，

難得你貴駕光臨。

讓我告訴你，

尊貴的夫人，也有公爵夫人，

都前來向我購買，

且願出昂貴的高價。

這雙拖鞋，

請你看，要是適合，

我願廉價出賣，

請進來，請坐坐。」

於是，狡猾的貓假獻殷勤，

而這可憐的白鼠全不留心。

被引入個謀殺的陷阱，

小白鼠坐在一隻小椅子上，

蹣起了一隻脚在半空。

試穿那紅拖鞋是否合適，

這是多麼天真爛漫的景象啊！

突然老貓敏捷地抓住了牠，

兇猛的爪將牠扣住，

正咬了牠的小腦殼。

貓於是說：『我親愛的小白鼠，

我甜蜜的小白鼠，你死得和大老鼠一樣，

我把我用得舒服的紅拖鞋，

仔細地放在你的墳墓上。

在命運的末日，哦，

小白鼠你可聽見喇叭的聲音，
你將同其它老鼠一樣，
可從你的墳墓裏跑出來，
穿着你的紅拖鞋。」
寓言在此完結。

教訓

小白鼠們，當心走路呀，
勿爲社會五花十色所誘惑，
勿聽那甜言蜜語，
我忠告你，赤脚行走，
要比穿紅拖鞋更快的啊。

黑奴船

一

管儼人柯克，

坐在房艙算他的賬，

他計算貨物的數量，

看從這些黑奴可以賺多少錢。

• 171 •

「我的樹膠和胡椒很好，

大小共計三百箱；

也有金粉和象牙，

但這批黑傢伙更是值錢。

「我用賤價買了六百頭，

在那仙尼加爾河泛濫地方；

肌肉堅實，筋力壯健，

他們好像鋼鐵一般。

「我用物物交換獲取他們

再要換取玻璃珠，鋼鐵和美酒；

我至少將賺它八倍，

只要他們活一半在我手。

「如果黑奴只剩三百頭

我帶到里約熱內盧！

可從波萊盧的家裏，

一頭黑奴值得德克百個？」

柯克這時候忽然

考慮一件麻煩事，
因為斯密森醫生走進來，
他是被派定的船醫。

他的體態瘦得像棍子，
而鼻子却像瘤樣的腫脹，
柯克說：「我敬愛的醫生，
我的黑奴可安適如常？」

醫生感謝他而答道：

「我來把一件不幸報告；
我抱歉的說：昨兒一夜
死亡率升得很高。」

「平均每天二個，

但是今天已死七個；

四男三女，我就在表格上

記下損失做我的參考。

「我仔細檢驗每個死屍，

這些賤坯都有一個觀念，
他們裝着死樣子，
企圖能够被扔下海洋。

「我從他們頸子取下鐵鍊，
並按通常的習慣，
第二天清早，命令水手
將他們扔到海上。」

「沙魚就從波間出現，

隻數繁多擁擠而前，
牠們非常愛喫黑奴肉，
充當我們食客追隨在船邊。

「牠們跟着船的痕跡，
自從我們遠離了陸地；
沙魚用強烈而飢荒的嗅覺，
嗅到屍體的氣味。」

「這事真是有趣，

看牠們的跟踪屍體；
你咬頭來我咬腿，
別的吞喫了肉碎。

「當喫飽了的時候，
牠們繞着船在翻轉，
你看我的臉，好像
感謝我給牠們的午餐。」

當醫生說完了故事，

於是柯克歎息一番說：

「如何減輕這不吉利？」

有何良策把死亡率降低？」

醫生回答：「這些黑東西，

因他們自己管理不了自己，

他們呼吸這樣不良，

艙裏空氣混濁破壞健康。

「許多死在頹喪和無聊，

那兒是可怕的沉靜，

我想空氣、音樂和跳舞，

可以立刻改變他們的病症。」

於是柯克叫起來，「好計劃！

我親愛的醫生，不是我取笑，

你的智慧好像亞里士多德，

亞歷山大帝也由他管教。」

「德爾甫城鬱金香改良會」

會魁也許是比較伶俐的，

但是他沒有你的一半，

我從未看到誰可以和你比擬。

「那麼，音樂！音樂！全體黑奴」

到甲板上前來跳舞，

誰不願加入這遊戲，

誰就要吃一頓鞭子。」

二

蔚藍的高空，

星羣閃晶瑩，

好像美人的明眸，

射着凝望的眼神。

星星俯視下面的大海，

海浪遠遠地在翻騰，

掩映着燐藍色的烟霧，

海浪翻騰得好高興。

這時船上沒有了帆影，

船身躺着無動靜，

只有甲板上高高的蓮燈放射光彩
那兒舞蹈和音樂在競賽。

厨子吹着笛兒，

舵手彈着提琴，

醫生吹着喇叭，

中間一個少年把鼓敲打。

百來個黑奴，男男女女，

在嘍叫，在旋轉，在歡跳，

他們簡直像發狂了；

而鐵鍊在每個動作中和着聲調。

他們狂歡在甲板上，

許多黑姑娘，

親熱地圍着舞伴的頸子，

有時喘息之聲籠罩滿船。

看牢人的行爲像「快樂老闆」4

給他們的鞭打是多麼駭人，
他刺激這羣疲乏的跳舞者
命令他們要起勁和開心。

篤爾倫咚，達啦啦底，
這驚異而稀罕的廢音，
將海底的惡怪，
從他們的沉靜中喚醒。

一切酣睡了，沙魚浮起來，

數量好幾百，

用疑異，用喜歡，

呆呆地向船上仰望。

牠們感到該是早餐了，

爲何沒有把牠們的需要供給；

牠們張開喉嚨，打呵欠，

下顎排着鋸子樣的牙齒。

篤爾倫咚，達啦啦底，

他們好像還未結束跳舞；

沙魚已經等得不耐煩，

這牙齒咬那尾巴聯成一條花邊。

我以為牠們愚昧，

對音樂沒有興趣；

有名的亞爾比昂的詩人說

不要信任不愛音樂的牲畜。

篤爾倫咚，達啦啦底，

跳舞者沒有一個懶惰。

柯克站在船前頭，

他合着手掌在祈禱。

「爲了基督，哦，上帝，

請赦免這羣黑罪人的生命，

要是他們觸怒你那是他們愚蠢。」

正像我們喫用的畜牲。

哦，爲了基督，赦免他們的生命，

基督爲救我們而死掉；
因爲若不留下三百頭，
那我的職業就要完蛋了。」

1 南美巴西的首都。

2 幣制的單位名。

不詳。

4 指法國販賣黑奴和少女到南美與北菲登利的傢伙。

5 英倫的舊名。

慈善家

有一對哥哥和妹妹，

妹妹貧窮哥哥富，

窮的對富的說：

「請給我一塊麵包。」

富的對窮的說：

「今天請靜靜的給我走開，

我正要擺設年宴，
請教會大人全體到來。」

「第一煮龜齡湯，

第二吃波羅蜜，

第三是吃野雉，

還有松露香蕈。」

「第四單喫海味，

第五是吃鮭魚，

第六吃那肴饌，

酒也要喝個滿意。」

這個受辱的妹妹，

肚子空空跑回家裏，

身子躺在稻草床上，

深深的歎息着死去。

「大家總要同歸于盡！」

那死神的鐮刀

怒于也割死了富哥哥，
正像把他妹妹割倒。

富貴的哥哥，

已知就要一命嗚呼，

趕緊請來公證人，

即刻寫下他的遺囑。

他把大批的遺產

遺贈給牧師，

給動物學的陳列所。

這位立遺囑人，

又送一大筆基金，

給猶太教會館，

給聾啞學院。

他送給聖士提芬的寶塔

一個很好的大鐘，

稱來有五百來斤，
那金屬品極其貴重。

清晨，黃昏，

大鐘聲音真響亮

廣播着——

對這位上流人的讚揚。

它用鐵的聲調說：
爲着這城市和市民，

他做了一切好事，

不管他們是否誠心。

這位死了的大施主，

雖死猶生，

大鐘永在傳佈

他的每件恩情！

殯禮十分體面，

行列真够莊嚴，

民衆擠來看，

看得眉頭展。

一輛烏溜溜的殯車，

裏面擺着漂亮的棺木，

上面蓋了一張裝飾着

黑駝鳥毛的布幕。

又擺上一個銀盤，

花紋雪亮而輝煌，

黑底襯托白銀花，
顯得十分美觀。

六匹馬兒拖殯車，
披着黑色的馬飾，
樣子像喪服，
垂落到馬蹄。

僕人一律穿上黑制服，
在棺材後擠擠擁擁，

潔白的手絹，

半遮着哭喪的臉孔。

城市的上流人

排成行列長又長，

四輪馬車又黑又堂皇，

隨在後頭搖搖蕩蕩。

在這出殯的隊裏，

一事要牢記，

高貴的教會大人，
還沒有完全到齊。

其中一位不見了，

他貪吃野雉松露香蕈；

弄得肚子不舒服，

後來把他扶走了。

K市恐怖時期憶記

我們市長和市議員，
向全體忠實市民，
公佈如下的法規，
着令凜遵無違。

查外國人與異鄉人，
最愛鼓吹革命精神，

感謝上帝，所謂暴徒，
當地兒女却是少數。

無神論者亦應注意；

因他既棄絕上帝，

終必也敵視

人間的一切權力。

凡我基督徒與猶太人，

日暮均須閉戶不宜延遲；

遵從法令，

爲上列人等所最應努力。

夜間不帶燈火，

不准在市街經過。

若有三人集合街上，

立即將其驅散。

每人應將武器，

繳交市政廳，

而各種彈藥，

亦適用同等律令。

雖在公衆場所，

阻敢煩言批評則處極刑；

如有非議的姿態與表情，

亦要科以謀叛的罰金。

信賴當局，

實爲仁德而賢明，

當局掌握本市命運，

爲避免事端，說話務必小心。

(註) K市即 Kaluwinol

忠告

不要害羞和憂愁，
大胆地接近，勇敢地追求，
有朝一日她會更親蜜，
你且要勝利地娶她為妻。

提琴爲你慶祝婚宴，
你必須發給樂師金錢；

你要跟新娘媾母接吻，
即使你對她厭惡萬分。

對皇上要獻桂冠，

對女人勿說惡言，

當你宰了小豬，

切勿計較着香腸。

你如果憎惡教會，

更要參拜神靈；

客客氣氣對牧師，

又把好酒一瓶相贈。

你覺得什麼地方發癢，

搔它要有紳士風度；

你的皮鞋太緊了，

索性換穿拖鞋免得腳苦。

如果她菜湯煮得不行，

別發脾氣要有理性，

笑笑地對她說，

「你賚得真好，親愛的夫人。」

如果夫人說要披巾，

就購買給她兩件；

再添上衣服、金手環，

珠寶和花邊。

朋友，如果按這忠告做去，

死後可以上天堂享福，

目前在人世間，
也可以過得舒舒服服。

晉謁

——舊傳說

「朕並不是法老，

把兒童溺斃在尼羅河水中¹。

也不是老希律那個暴君，

斷不至獎勵虐殺兒童²。

◦ 211 ◦

朕要像救世主，

看見兒童就呈笑容。

可把兒童帶見，

特別是士瓦本倔強的兒童。」

王這麼開口，侍從走開，

一會兒轉回來，

來自士瓦本倔強的兒童，

他行禮誠惶又誠恐。

王說：「你是士瓦本人？」

那是沒有什麼可恥的。」

士瓦本人謹慎回答：「正是這樣，
小的生長在士瓦本土地。」

王問：「你是那七個士瓦本人的子孫？」³

士瓦本人回答：

「小的只是一個士瓦本人的後裔，
並非他們的混血兒。」

王又問：「士瓦本今年

可會照常喫湯糰？」

士瓦本人答：「承陛下垂問，
如今已經不容易喫湯糰。」

王又問：

「你們還有什麼大人物？」

士瓦本人答：「如今大人物很稀罕，
那兒只有肥大漢。」

王又問：「孟且爾？」

近來可常吃耳光？」

士瓦本人答：「承陛下垂問，以前已經吃得够重。」

王說：「朋友，看你模樣，並不是個糊塗人。」

他答：「因爲在搖籃時期，將我調換了，那個魔神。」

王說：「士瓦本人

他們都愛鄉土，

爲何你要離鄉別井？

請將理由告訴。」

士瓦本人答：「我天天

只喫鹹菜，大頭菜，

要是家母常煮肉給我吃，

我就可以長遠過故鄉生涯。」

王就說：「這可如你所願，」

士瓦本人深加感激跪下喊說：

「哦哦，懇請陛下，

再給祖國人民以自由啊。」

「人類是自由的，

自然並不叫人至死當奴隸——

哦哦，陛下！請還給人民

那人類應有的權利！」

王大大驚訝站了起來——

於是場面特別有光彩；
士瓦本人用袖子擦眼睛，
淚珠兒差點要滴下來。

最後王說：「真是一場美夢！」
再見，你要學得更慎重！

你分明是個離魂病者，
朕得派人給你護送。」

「這兩個可靠的憲兵，

護送你安全出國境——
再見，朕要閱兵去了，
鼓聲在響着了。」

這個動人的晉謁，
就這麼動人的完結了。
但是，王從此之後，
不准再有兒童前來打擾。

（註）這詩是刺諷普魯士威廉四世跟詩人 G. 黑爾成的。

- 1 法老 (Pharaoh) 古埃及國王。好殺成性。
- 2 耶穌降世，猶太王希律 (Herod) 大懼，命令屠殺嬰孩。
- 3 七個士瓦本人，出自有名舊傳說。
- 4 孟且爾 (Menjor) 他是從道學的見地攻擊少年德國派海涅的有名批評家。

給變節者

神聖的青春的血氣呀！

哦，爲何這麼快地你被牽着鼻子走？

你的血，冰冷了

而跟那尊敬的上帝和好。

爾你

爬在十字架下了

那不久你正罵得

體無完膚的十字架！

哦，那因為你太讀熟了

施萊蓋爾、哈烈爾和巴克之流！

昨天還是個英雄，

今天却是個可憐的賤坯了。

(註) 這是給一八二五年改宗基督教的愛德華·甘斯(Edward Gans 德國的
法學家)的詩。

1

施萊蓋爾 (Schlegel) 與哈烈爾均改宗於天主教的。巴克 (Burke) 英國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起初爲人權而努力的自由戰士，後來却變成法國革命的敵對者。

淚之谷

夜風吹過窗門呼呼的叫

在屋頂房里的床上

躺著兩個可憐的生命

蒼白、憔悴，眼睛對着眼睛。

可憐的一個說：

你的胳膊緊抱着我吧

你的嘴唇緊吻着我吧

我想從你身體得到溫暖。

那麼，可憐的另一個說：

看着你的眼睛

我的不幸、飢餓、寒冷、

跟世間所有的痛苦通通消失了。

他們在吻着、在哭着

又嘆息地握着手

而且歡笑着，甚至唱起歌來
終於他們沉默了。

第二天早晨，檢查官

帶來了一位神氣的醫生

那醫生判斷——

兩具屍體的確已經死了。

他說明着：

「寒冷結合着飢餓

促使這兩個人的死亡

至少也是縮短壽命的原因。』

他又補充的說：

「我以為如果天冷了

最要緊的是蓋上棉被

同時營養也十分重要。』

馬與驢

一天有排列車，

向前奔馳，

煙囪噴發着煙，

像勇猛的老罪犯一樣。

列車走過農場、籬笆，

一匹灰色馬在汽笛聲中，

伸出牠的頭，而驢子站立着
呆板地嚼着荊草。

馬用疑異的眼神

注視着列車；

四肢顫慄而嘆息地說：

『這情況真使我顫慄啊！』

我相信我要是生來是

一匹栗馬，黑馬，褐馬，

爲了恐怖也會變色，
像現在一隻灰色馬。

「騎乘的馬類，無疑

已經陷於命運的逆流裏面；

我是一匹灰色馬，

只看到前途漆黑一片。

「這些機器的競爭，

我們可憐的馬定被淘汰，

因爲人們寧可騎鐵馬，
如果牠的力重是這麼巨大。

「如果人們對於騎乘
毋須我們的協助，
就得跟燕麥和草秣告別，
我們那有生存的地步？」

「人心堅硬像石頭，
他不把什麼送給我們，

我們就要被趕出馬廄，

啊，那是多麼悲慘的命運！

「我們不能借，不能偷，

好像不幸的人們命運的痛苦；

我們不能像狐媚的人和狗，

而成爲馬屠戶的刀下物。」

馬發了牢騷又長歎息——

那時候驢子靠近着馬，

牠嚼着兩把薊草尖，

好像沒有什麼威脅着牠。

牠用柔和的聲音回答，

牠的舌頭舐着口罩，

「將來什麼情形，

並不傷着我的腦筋。

「無疑，你驕傲的馬已受威脅，

快樂已經從你遠離開去，

但是我們朴實的驢子，

並不憂慮現在或將來有什麼危機。

「灰色馬、栗色馬、斑馬、黑馬，

也許通通無工可做，啊！真的……

但是機器仁兄却不能以長烟筒
來搶我們驢子的飯盤。

「機器雖然機巧，

也是人的思想製造，

驢子做爲人類勞動一份子，
就有牠生存之道。

「上帝不會拋棄他的驢子，
牠本安定的服務觀念，
學習先輩的做爲，每天拖磨，
這場面並不是不漂亮啊。」

磨機輪響，磨工工作勤，
面粉在袋中裝得飽飽，

人民在他們烤好之後，
吃着他們的麵包。

在自然界的平凡樣式中，
世界將永遠保持它的轉動，
驢子永不被淘汰，
正如自然本身的原態。

教訓

騎士的時代過去了，
驕傲的駿馬必定挨餓；

但是我敢說，驢子

永不會缺乏牠的燕麥和草秣。

在我的墓上

——給小蒼蠅

在我的墓上，

開着珍美的紫羅蘭。

花瓣帶着紫色，硫磺色，

強烈的愛之力停歇在花中間。

那朵花開在我的墓畔，

那朵花傾身於我的屍體，

吻着我的手，我的額，我的眼睛，
慘然默默無語，像女人似的嘆息。

哦，夢的妖術喲！

奇妙和硫黃色的熱情之花，

變成了一個女人的姿容，

那就是你——就是你，我的愛人喲！

你就是那朵花，是那朵花，

因你的接吻我記憶起她來了。

任何花唇，不能像你充滿那樣情愛啊。

任何花淚，不能像你燃燒那樣情熱啊。

我的眼睛閉着，

我的靈魂凝視着你的臉龐。

你用那爲喜悅而顫動的心凝視着我，

浴着月光的朦朧的精靈似的姿影哟。

我們默然無語。但我的心呀，

傾聽着你的心深處的幽思——

說出話來就要羞恥了，

沉默才是可愛的貞潔的花朵。

哦，默契的對語！

在充滿愛而無言的蜜談的時候，

時光却快得驚人地流逝而去，

像在用幸福織成的美麗的夏夜夢中。

在我的夢中，別問我們談些什麼！

去問螢蟲吧，螢蟲在草叢中訴說些什麼。

去問水波吧，水波在小河裏私語些什麼。

去問西風吧，西風感唱些什麼。

去問紅寶石吧，那光耀表明着什麼。

去問紫羅蘭和薔薇吧，那芬芳顯示着什麼。

但是在月光輝映之中，

那朵花和死了的花的愛人，

彼此怎樣密談，那是不能詢問的喲。

(註)海涅晚期雖在「彼窩的墳墓」中，還有一位女子名叫喀米爾·沙爾丁(Camille Seldan)跟他相愛，待海涅很好。海涅愛稱她做「小蒼蠅」，並為她寫了卅七首詩，這首詩為其中之一，說是海涅死後發表在『歌德時代的德國詩選集』裡面的。

後記

我自己愛好海涅，是在十年前東京讀書的時候，那時候用比現在更低的理解力，試譯了他的一些詩歌，又寫介紹他的文章。因為有着這點因緣，前年在菲島抗日戰爭勝利之後，曾在馬尼刺「華僑導報」一個星期刊陸續譯了他的一些情詩，輯成一本小冊子叫做「海涅詩選」，這詩的書名，實在不大妥當，這些詩不能代表着詩人海涅，這在該書後記，我已申明過了。回到香港之後會到靜聞兄，他對我說，你怎不翻譯他的社會詩呢？我答說我想試譯一些，只是沒有他的社會詩的本子。後來恰好有一位朋友贈給我一本 *Edgar Alfred Bowring* 英譯的海涅詩集，靜聞兄也找到

了一本今中秀信譯的海涅詩集借我，同時胡明樹兄也把日文本的「海涅研究」和他在桂林時譯的海涅政治詩選，借給我參考。在二個月的時間內，我就選譯這裏的四十多首，取名做「織工歌」的社會詩選集了。算是補些我前譯的「海涅詩選」的不足，我想，愛好新詩的青年朋友，多少可以觀摩他的政治的敏感性與藝術的表現力。

關於海涅這位詩人，愛詩的青年讀者，應該是相當熟悉的，但爲着給讀者備忘一下，所以在此再贅述幾句。

海涅以爲自己是「沒有一滴保守的血」的，這句話，實在並不誇張，在他的社會詩集，上至普魯士王，巴維利亞王，下至大學教授，詩人作家，他都給以辛辣的挖苦與諷刺，海涅對於當時的封建反動勢力，以及跟舊

制度結托的宗教，是非常勇敢與出色地放射他犀利的箭頭的。

海涅是一個有社會思想，更有藝術才能的詩人，他不容於自己的祖國，被放逐在巴黎十多年。起初他受了一八三〇年法國七月革命的激動，一八四八年的大革命，更給他以很大的影響，當時感到世界新興無產階級的偉大。同時也曾做過預言說：「未來的社會是屬於馬恩這二位革命博士的。」而他的「織工歌」和「德國冬天的童話」（有艾思奇中譯本）是受馬恩二哲人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影響而創作的，表示他從浪漫主義走向現實主義的作品，有些評論家，認為至今沒有匹敵的優秀政治詩（見魯迅譯「集外集」的「海涅與革命」一文）。

海涅對於共產主義，當然也存着若干的誤解，他以爲無產階級得勢，

恐怕會把世界的文化文明，歷代研究的精華破壞了。但是事實已證明不是那麼一回事。海涅思想的某些不健康，（讀他的「哀歌」，更顯得引人同情。）這跟他的身體不健康不無關聯。他晚年害了半身不遂的病症，在「共產黨宣言」發表的前後，最爲嚴重，按一八四八年一月十四日恩格斯給馬克思的信，說海涅三步也不能走動，終日匍匐在被床與靠背椅之間，精神極其衰弱。也就是海涅提過的長期過着「被窩的墳墓」生活，在這病態中，海涅依然不斷的寫作。爲着他某些不健全的思想，像過去布哈林之流似的說海涅對於共產主義一半是友，一半是敵，這種兩齣式的評論，是錯誤的。

在這裏，我想再摘抄海涅在 *Lutetia*（巴黎人）這部書的序言的一段

話，可看出詩人海涅的勇敢的告白：

「我坦白承認，共產主義對於我的趣味和傾向，並不是如何順適，可是不知怎的這主義却在我的靈魂深處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兩種呼聲使我不得不贊同共產主義，這兩種呼聲永遠不會消沉下去，本質上並且是很無情的。第一種呼聲是邏輯，第二種是憤恨，也就是我對於德國國民黨的憤恨。我一輩子厭惡德國國民黨。而今實在再不能容忍這個垂死的混蛋繼續使用他的屠刀，因此我覺得共產主義的信仰，頗能够給我安慰，並且相信這一個主義會給國民黨拆台。共產主義將會打擊這一個無恥的國民黨，用巨大的腳把它踏得粉碎。國民黨這個封建主義的餘孽，一定要像害虫一樣被踏死。我是一個憎惡國民黨的先鋒，因此我便愛起共產主義。無恥的國民

黨惡徒呀，滾你的蛋吧，現在是輪到巨人的脚要把你踢成灰塵的時候了。我抱着這個信念，就是死也瞑目了……」

這段告白，這真適用海涅他自己因「七月革命」而興奮的話：「我全身都是劍芒，都是火燄。」海涅的時代，離現在已有近百年了，造福人民的社會主義跟獨裁的反動勢力交戰的歷史是更發展了，誰是誰非更加明朗了，社會主義以蘇聯為首在世界開遍了美麗的花，而違反人民利益的反動勢力，從德國封建主義發展為法西斯主義，雖是更獸性的張牙舞爪也終於被擊倒了。今日中國的黑暗勢力，自然比當時德國的國民黨更如無賴無恥，可是時在今日，中國還有一些「過河卒」的洋博士，教授和作家之類，居然要替這就要垮台的反動勢力，掛起「自由主義」的招牌，欺騙讀者，

反蘇反民主，來維持已腐爛了的舊體制，我們讀了這段海涅的告白，不是感到海涅早在近百年前替我們對他們加以痛罵鄙夷了嗎？

這集子譯好，後記也寫好之後，送給靜聞兄過目，他竟願為這集子寫篇序文，寫得很用心，並替我修飾很多句子，這在我覺得非常感激，而對於青年讀者也是很有助益的，在這裡不能不特為提一筆。

又，謝謝王琦兄給我畫本書的封面。他把海涅的詩人與戰士合一的設計，是符合海涅的革命精神的。

一九四八年四月初，記於香港。

歡迎批發 人問書 歡迎購

人問文集

夏衍：春（長篇）四·二〇
 秋雲：浮（再版）一·四〇
 黃藥眠：論約瑟夫的外套〇
 黃茅：清（論文）二〇
 黃茅：明（散文）二〇
 聶紺弩：天（短篇）四〇
 杜埃：在呂宋平原〇
 夏衍：談（短篇）二〇
 敬文：新（論文）即
 華嘉：初（散文）即
 華嘉：初（長篇）即

人問詩集

蕭野著：

戰鬥的韓江

（詩集）一元五角

作者在這些詩篇，歌唱着廣東韓江縱隊驚心動魄的戰鬥，每一篇詩都凝結了人民的血肉，和洋溢着人民的感情。

金帆著：野火集

（詩集）一元二角

這是一本「有真的生活和真的感情」的詩集，內容分兩輯，一輯寫於蔣管區，一輯寫於東江游擊區，一為詠，一為歌頌。篇首有郭沫若先生的序言。





人間譯叢

織工歌

· 權版有 ·

著者：海涅
譯者：林林

出版者：人間書屋

伊利近街六十四號

總經售：生活讀書三聯發行所
新知

大道中五十四號二樓

印刷者：香港印刷工業合作社

銅鑼灣威非路街三十二號

基本定價·港幣三元

中華民國卅八年二月初版

造物者悲多汶

羅曼羅蘭著

陳實譯

特價六元

……這是一本值得推薦的好書。在羅曼羅蘭的關於悲多汶的許多名著中，這是特別對悲多汶的樂曲加以詳細的闡釋的作品，喜愛音樂的朋友，不可不讀。譯筆忠實流利。全書近二十萬言。插圖百餘幅。

#17
3+1537

人間書屋（香港伊利近街六十四號地下）
香港印刷工業合作社（銅鑼灣威菲路道卅二號）



H.K.\$3.00
北平新時代圖書發行所
經售